

張維祺 著

致死者

北伐之役軍次南京時得置

卷二十七 佩璠

松瀨之役在上海南京間戰事場購之

一九三九·八·廿二·世南

致死者

張維祺著

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出版
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再版

致死者

每冊定價大洋三角

外埠酌加郵費

著者 張維祺

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

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
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

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

此書有作權
翻印必究
必究

致死者序一

這一部致死者，不久就要在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了。它底作者羅祺，把原稿讓我細讀一過，而且很鄭重地要求我做一篇序。我接受了他底要求，細細地讀了一過，一時覺得有許多話要說。但是同時又覺得千頭萬緒，不知從哪里說起的好；所以現在只寫出了細讀以後的兩種感想，就胡亂地充作這部小說底序了。至於作者從第二人稱的方式中，曲曲折折纏纏綿綿地寫出他底哲理的熱情的戀史，一切的讀者，自然能從作品中領略他鑑賞他底藝術，在這裏我也無庸辭費；只是覺得他確是情靈搖蕩，哀思流連的作品罷了！

人生是由愛而發生的，是爲愛而存在的；所以咱們應該深深地了解愛，應

該澈底地認識愛力底強烈。舊約聖書中所羅門歌第八章第六和第七節說：

求你將我放在你心，如你帶的印，如你臂上帶的印！因為愛心堅

強，至死不息；愛情切切，極其固結，入墓難消；愛情甚急，猶如火，彷彿

烈焰；大水不能息滅愛情，江河也不能沖沒；人雖將家中所有財寶要

換愛情，也必被人藐視。

這是澈底地認識愛力底強烈的。記得清代李漁底十二樓小說中第一種合

序 劉

影樓底開場白也說：

……天地間越禮犯分之事，件件可以消除；獨有男女相慕之情，枕

席交歡之誼，只除非禁於未發之先。若到那男子婦人動了念頭之

後，莫道家法無所施，官威不能懾；就使玉皇大帝，下了誅夷之詔；閻羅

天子，出了緝獲的牌；山川草木，盡作刀兵；日月星辰，皆爲矢石；他總要

去遂心了願。覺得此願不了，就活上幾千歲，然後飛昇，究竟是個鯨寡神仙；此心一遂，就死上一萬年，不得轉世，也還是個風流鬼魅。到了這怨生慕死的地步，你說還有甚麼法則，可以防禦得它？……

這一段話，也確是澈底地認識愛力底強烈的。可惜他一面認識了愛力底強烈，一面却主張『禁於未發之先』。所以原文下面，便談了一大套『禁於未發之前』的方法；引了儒家『男女授受不親』，道家『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』的防欲主義的話，以為男女間『只是不見不親的妙』。這合佛家滅欲主義，大略相同；不過佛家更澈底地主張滅絕愛根罷了。其實，防欲主義，可以使愛力格外增加強度，以至於有一觸即發的危險。強壓在舊禮教下面的男女們，所以『一見了面，一沾了手，就要把無意之事，認作有心』，『眉眼招炎，聲音起禍』，正是防欲主義的惡果。別一方面，從防欲主義的禮教下面產生的盲婚

制度，也正是愛力橫逸的一個要因。近來從舊禮教的網羅裏面，初解放出來的新男女們，一面受了盲婚制度所給與的痛苦，一面初嘗男女社交的新滋味，於是一經接觸，就很容易衝動；而舊約難除，惹起無窮的煩悶；新盟易散，演成可怕的顛狂；不知不覺中喫盡了舊禮教遺留下來的苦。所以防欲主義，實在不但無益而且有害。我以為佛家底澈底滅絕愛根的主張，如果做得到，當然是很好的事。然而娑婆世界中，能有幾個釋迦牟尼？佛既不能度盡衆生，衆生無盡，愛根也將跟着佛底弘願而無盡。那麼，滅欲不能，防欲不但無益而且有害，咱們只能認識了愛力底強烈而設法疏導它。維祺能認識這一點，所以最後寫出滅欲底不能。

佛家底精神，最可取的，就是對於自身的修行，勇猛精進；而對於衆生，發願必須度盡。但是這兩點，都是基於他們底最高級的情感。人類底情感，可以

分爲五級。最低級的，是極端的個人主義的情感。只知有我，不知有人；知道自己底痛苦是痛苦，而旁人底痛苦，完全合自己無關。略高一級，是能對於合自己有關係的人，發生同情心的。合自己有關係的人，受着痛苦，便也覺得痛苦；而合自己無關係的人，雖然受着痛苦，依然覺得完全合自己無關。更高一級，便不論這人合自己有無關係，都能引起他底同情心。所以親戚朋友也罷，冤家仇敵也罷，熟識的也罷，陌路的也罷，如果此人受着痛苦，便合自己受着痛苦一樣。這在真正的基督教徒們，大約能做到這一點的。比這一級更高的，是能從任何個人底痛苦，推想到這是全人類底痛苦；而以爲必須設法救拔，使人人都能免除痛苦的。這在發願救世的教徒們，以及從仁愛出發的社會改革家，都能如此。至於最高的一級，不但能從個人底痛苦，推到人類全體的痛苦，而且能從任何個體底痛苦，推到有情衆生全體底痛苦，而發願度盡衆生。

這一級只有佛家，才能如此。這雖然超出乎人類範圍以外，而是超人的情感；但是咱們不能不承認它是人類情感發達到最高的一級。其實，這第四級就是第五級底一部分，而爲人類所能夠如此，而且必須如此的。咱們不能釋迦牟尼似地做到最高的一級；但是第四級底做到，實在是人人應有的事。如果能做到這一級，雖然不能成超人的佛，已經可以說是成了人的佛了。因爲咱們是一個人，所以只能成一個人的佛；同時，因爲咱們是一個人，所以必須成一個人的佛。維祺能認識這一點，所以在這小說中，最後能從超人的佛底情感，回復到人的佛底情感。

記着：咱們要認識滅欲底不能，認識愛力底強烈而設法疏導它；咱們要知道做到超人的佛，雖然不可能，而做到人的佛，却是可能而必要。

一九二六年八月八日，劉大白在上海。

致死者序二

婚姻是戀的墳墓。但『有情人成了眷屬』畢竟是一句討喜歡的話。其實呢，戀愛算是怎麼一回事，也令人不甚明白；我猜，不是不近於貓兒打架的——然則，人生的回味兒也未見其佳。

失戀應當如何形容呢？說起來更加不得勁兒，總不是什麼好頑的罷。輕微一點的還好，只當無端害了一場熱病；重一點的就是追魂索命的症候了。在發癡熱者的心中天平上，戀是一塊黃金，而生命是鵝毛罷。局外人呢，以為人命關天豈不要嚇殺我也！

局中與局外也只是比較的說法。譬如一個酒徒，一個賭棍，一杯將在手，的時節，酒徒總是饒涎欲滴；但到了「三缺一」的當兒，那位先生該跳腳了，而

喝酒的朋友却在傍閒嗽着『不忙，不忙！』自然，他是局外人啣，忙什麼？所謂當事人的心，亦只偶現在某一樁事上，在某一剎那中而已，跳過了這個圈兒，誰都會啞然自笑的。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；真的了解，不但不存在於人我之間，就是許多『我』的中間也未必存在。對於從前頑過的把戲，覺得淡遠輕微而渺茫。不但對於這樁事和同事的人感到疏遠，即在回憶的鏡中，自己看自己的影子也有點『面熟幕生』呢。這一回事誰都魯莽地幹過，誰都不曾子細明白過。又因為內外的觀點不同，所觀測的歧異，便常常莫名其妙地爭執起來，其實都不過是些瞎子斷扁之流；此其所以『天鵝絨』也歟！

V, G, 君此作是情書，「據題說」還是致死者的情書；這自然是很妙的。雖然哲理的發揮也很多，而大體是局中人言，惟結尾一轉，弦外微音，悠然意遠，却令人別有會心。至於文筆文情亦兩臻佳妙。詞句之間或尙有小疵，然我

看不足爲累。以我的偏見，是很可讀的一本小書。讀者們如讀了，而有鑰匙投資之感，V. G. 君想必是欣然的；至於別的批評，却未必在意罷，至少我替他那麼設想。

我近來真懶於動筆，連寫封信也懶，朋友們都知道的。文章更加做不出來了，不待言。所以這樣的胡言，也算是序罷。希望不會討V. G. 君的罵。但是，假如這書是我做的，我却不喜歡有搭足架子的文章來替我吹哩。不論V. G. 君怎樣想，我反正是這麼着自己寬解了。

十五年七月七日，中暑頭痛之日，俞平伯。

日前忽接吾友龔君蘊真來信，及其致死者留稿，始悉其半年來心情之變遷，思想之無定，及生活之顛倒。其來信謂：

『這致死者，是我寄給已死的愛人的，這正也是我自己整個的表現，或者，誇大些說，也是人生底表現。不曉得是敝帚？還是千金？』

予讀之，亦正不知其爲千金乎？敝帚乎？今公之於世，貴之，賤之，一任世人之自擅已耳。

致死者

一

致死者

我底親愛的曼麗，容我來擾亂你底安靜罷。我無法，說要教我對於你底安靜不加以擾亂，這件事我真做不到呀！我雖很願意做一個你底安靜的保護者，可是終究呈了一個事與願違的現象，終究呈了一個事與願違的現象。我得到了你死的消息以後，直到現在，已是若干時日了，我沒力計算，祇在每夜的睡覺裏，我們有甜蜜的叙會。

這實是一個最大的原動力，我耐不住不擾亂你底安靜了！曼麗，該有以恕我罷！

當我展紙抽筆的時候，自己正也不知有多少話要說，要對你說；可此刻又全不知往那兒去了？潮底漲汐，那些智者們早已有了解釋；可是這，恐誰也找不出解釋的罷？

我不願苦苦地在腦袋裏搜尋，而且我又覺是不該的事。

破例了，我多麼歡樂呀！

——三月三日——

二

昨夜我一合眼，你就顯現在我底面前——我此刻已知道這個道理了——我們擁抱而互相接吻；可是我們絕沒有一點聲響，絕不講一句話，祇大家注視着，微笑，流淚。

二人同心的微笑，二人同心的流淚，這真值得寶貴的，況又在夢中呢！所

以我現在已把這一幕，深深地刻到心底心上之一隅了。
曼麗，我知道你聽了是必定愉悅的，是嗎？

以後，你不辭地不見了，我禁不住狂號：「悲莫悲兮生別離，」這狂號居然催醒了自己，想想，多麼好笑呀！

生別離，死別離，生人作死別，死人作生別，這些錯亂的滋味，我都錯亂地嘗遍了，我該自喜呢？還該自悼？

曼麗，這些動詞真惹人底討厭，喜或噓；世界如沒有了動詞，這將多麼好呢？如真沒有了動詞，那麼，生或死也可沒有了！我知道你一定是快活的，倘是真的沒有了生或死——可是你是死了呵！

這裏，我到起了一個疑問，這疑問久久盤旋於腦的你，那到死而狂吐的鮮血，怕不是完全受了威壓的緣故，這當中多少夾着肺結核的成分罷？從前你

那種似感冒症的現象，真的是肺結核底初期罷？我快慰，我真的快慰，我已從我們底接吻裏，獲得了菌之寶。我又追悔，倘是當初知道你害的是肺結核，那我必要和你作更多倍的接吻。

呀！我失了多少的菌之寶。我將怎樣培植我所已有的一點呢！愛人，這是你送給我的僅有的禮物。我願他繁殖，繁殖，繁殖以至於占領了我底生命。

夜深了，我們又該相見了罷。

——四日——

三

幾夜來，我一無所知在我閉眼以後，張眼以前；這大概是因為我這幾日太勞頓了，誰也敲不開我靈魂底門罷？親愛的曼麗，你來過了幾趟？你看到了